
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

馬
烽
著

电
影
文
学
剧
本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馬 烽 著

我们村里的年轻人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64年·北 京

我們村里的年轻人

馬 烽 著

中国電影出版社出版 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$5\frac{1}{2}$ 插页2 字数: 95,000

1964年8月第1版 196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34,000册

統一书号: 10061·282

定价: 0.56元

这是一个百十多户人家的山村，村子座落在一片黄土高崗上，远处是青翠的山巒，近处是纵横的沟壑，村边上长着一些小树，有的綠叶茂盛，有的早已枯死了。

夏末的清晨，村子上空升起縷縷炊烟，羊群在街道上走过，尘土飞揚。

高忠爷爷挑着一副空水桶，拄着一根棍子，从他家大門里走了出来。这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头发胡須全白了，但身体还很壮实，耳不聾，眼不花，精神抖擞。他挑着水桶刚要下台阶，他孙子高占武从大門里追出来了，一把拉住扁担，說道：

“爷爷，我去挑，給我。”

高忠爷爷：“我能挑得动，你忙你的去吧！”

高占武：“路太远，还是让我去吧。”說着夺过桶担来，

大踏步走了。

高占武有二十六七岁，高高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样子很英俊。他是不久以前才复员回来的志愿军，身上仍然穿着志愿军的服装，走路的架势也仍然是军人的样子。他担着水桶刚走到村边上，忽听身后有人叫道：

“占武哥，等一等。”

高占武忙收住脚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曹茂林。这是一个朴朴实实的青年农民，年纪比高占武小几岁，但看起来比高占武要面老一些。他挑着一副木桶，紧步向高占武走来。

高占武：“茂林，你也担水去？”

曹茂林：“是啊，一块走。”

两个人相随着走出村子，只见村口通向远处沟边的路上，来来往往尽是挑水的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头有小孩；有的挑着水桶，有的担着小罐，还有的提着茶壶……

高占武：“离开了好几年，想不到咱们村吃水还是这么困难！”

曹茂林：“是啊，全村人还是靠那么一点水过活。”

一条深沟。崖根底有一小股泉水从石缝间流出来，聚到了一个小坑里。

胖大嫂——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——跪在地上，用铜瓢把小坑里的水往桶里舀。她身后排着一长串等着

挑水的人們。』

水泉旁边，有一条弯来绕去的坡道，从沟底通到崖头上。一个年轻姑娘挑着半担水，正顺着陡坡一步步向上走。这姑娘叫刘小翠，是二年前的高小毕业生，如今在村里跟着她爹学木匠活。爹病了，她只好自己来挑水。刘小翠挑着水，爬上崖头，放下桶担，边喘气，边用手巾揩汗，一抬头，远远看见她爱人李克明和刘会计正向这里走来。小翠忙高声问道：

“克明，到哪里去？”

李克明大声答道：“去青草坡。”

李克明是个漂亮小伙子，留着偏分头，穿着一身学生制服，大敞怀，露出了里边背心上的两个红字：“二中”。刘会计年纪有四十来岁，虽然穿着一身农民衣服，但样子完全像个小商人。这时他们正走到一个三岔路口上，李克明停住脚步对刘会计说道：

“表哥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下。”

刘会计挤眉弄眼地说道：“去吧。你算是把咱村的尖儿拔了。”

李克明：“可惜就是文化低点！”说完急忙跑到小翠跟前。

小翠：“大清早到青草坡干什么去？”

李克明：“我表嫂的哥哥回来探亲来了，想托他在太原给我找个工作。”

小翠：“你老是到处求哥哥拜姐姐找事，其实在村里劳动还不一样？”

李克明沒有回答，拿起銅瓢从桶里舀了一瓢水，忙洗脸。

小翠：“看你，連脸都顾不上洗，就忙着走亲戚！”說着把手巾遞給他。

李克明边揩脸边說道：“不是顾不上，是水甕干了。哼！要在大城市的話，一扭龙头，自来水嘩嘩流出来了。看看咱們这个倒楣地方，挑一担水来回要跑五里路！”停了一下又說道：“小翠，我看你別学木匠活了，等我找到工作之后，咱們一块到太原去，你上中学，我……”

刘小翠：“我才不願意哩。”

正在这时，王二狗和刘小亮两个小伙子，挑着桶担过来了。王二狗接上小翠的話开玩笑道：

“怎么又不願意了？”

刘小亮：“我們还等着喝喜酒呢。”

小翠被說的紅了脸，說了声：“去你的吧！”挑起水桶走了。

高占武和曹茂林挑着两担水，在路上走着，边走边談。

曹茂林：“……这几年老社长領導打了好多眼井，可是一打一个黑窟窿，打了三十丈沒水，打了四十丈还是

干的。”

高占武：“依我看，最根本的办法，还是昨天咱们谈的那件事，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。”

曹茂林：“是啊！可就是工程太大了。你知道龙泉口到咱们村多远？十五里。”

高占武：“这个我知道。吃完早饭咱们去测量测量。”

曹茂林：“行啊！”

贵有嫂提着一小罐水，顺着陡峭的坡路，向上爬。

贵有嫂提着水罐，从街上走过，走进了路旁一个大門里。她把水罐放在院里的灶火台上，轉身回屋里去了。她小女儿正在院里喂鸡，見媽媽回屋里去了，忙过来端起罐子偷着喝水。一不小心，失手把罐子掉在地上打破了，水流了滿地，溅了她一身。贵有嫂听到响声，匆忙跑到院里来，一看这个陣势，立时气得怒火上升，放下手里的面盆，抓起一把笤帚罵道：

“你这个死丫头，非打死你不可！”

小女孩吓得哭着就往門外跑，贵有嫂边罵，边拿着笤帚随后追了出来。追到大門外一把拉住小女孩正要打，恰好高占武和曹茂林背着軍用水壶、绳子等物件过来了。高占武迅速跑过来，拦住贵有嫂，說道：

“贵有嫂，为啥打小孩？”

貴有嫂：“你看这死丫头气人不！我好不容易这么远提回一罐水来，她全給洒了。”

高占武：“已经洒了，把她打死也收不起来了。到我家打点去吧。”

曹茂林：“到我家打去吧，少走几步路。”

貴有嫂：“唉，你們看咱村吃点水多难！真比吃油还貴。”

高占武：“是啊！非想法解决不可。”他回头又安慰小女孩道：“好了，別哭啦，跟媽媽回去吧！”

貴有嫂叹了口气，拉着小女儿轉身走进了大門里。
高占武和曹茂林相視苦笑了一下。

高占武：“走吧。”

曹茂林：“走！”

二

一条石沟，两面是陡峭的石崖。北面石崖上有一座破旧的龙王庙，庙前半崖里，有一股瀑布从石縫間傾泻下来，水花四溅，冲击着沟里的石头，发出轰轰隆隆的响声。

高占武和曹茂林坐在沟里的一块大石上，望着瀑布出神。

高占武：“咱們村里水缺成那个样子，水在这里却白

白流走了。”

曹茂林沒有回答，过了一会，指着石崖說道：“看起來最困難的就是這一段石崖，沒法修渠。”

高占武：“炸。炸出一條渠道來！”

曹茂林：“不容易啊！”

高占武：“要容易的話，水早流到村裡了。”

曹茂林：“說的對。就怕老社長不同意。”

高占武：“可能。不過最後他還是會同意的。回！”

兩個人站起來，拿上繩子等工具，從羊腸小道向山上爬去。

半晌午，烈日炎炎。

一伙青年正在鋤地，一个个汗流浹背。李克明扔下鋤頭跑到大樹下，揭開水罐看了看，里边一點水也沒有，又端起水壺搖了搖，里边也是空的。他無精打采地放下了水壺。正在這時，高占武和曹茂林滿頭大汗的來了。高占武把背着的軍用水壺取下來說道：“嘗一嘗吧！龍泉口的水，又清又甜。”

青年們一窩蜂似的擁過來搶水壺。水壺被李克明拿到了，人們還在向他爭奪。

李克明：“別搶，洒了多可惜。一人喝三口，輪着來。”他邊說邊把瓶塞拔開。

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清脆的歌聲，

櫻桃好吃樹難栽，
不下辛苦花不開。
幸福不會從天降，
社會主義等不來。

莫說我們山區苦，
夜明寶珠土里埋。
只要汗水勤灌溉，
幸福的花兒遍地開。

大樹下的青年們，听得都楞住了，有的人伸直脖子，不住地向唱歌的地方張望。歌聲越來越近，大路上出現了一位年輕的姑娘。姑娘長得很漂亮，梳着兩條長長的辮子，戴着一頂大草帽，背上背着個書包，手裡揮着一枝柳條。她沒有注意到樹下的人們，逍遙自在地唱着歌，從地頭上走过去了。

高占武：“她是哪裡的呀？”

李寶山：“咱村的中學生嘛！”

高占武：“咱村的？誰？”

曹茂林：“我家隔壁孔大媽的女兒。”

高占武：“啊，是孔淑貞呀！我參軍走的時候還是個黃毛丫頭哩……”

李寶山：“你看看如今出息得有多漂亮！全村也挑不

出第二个来。”

他们讲话的时候，李克明站在那里只顾呆看，水壶塞已经拔开了，里边的水流了出来，正好流在坐着的王二狗身上。王二狗起初很生气，但也没有吭声，灵机一动，忙仰起头张大嘴，水正好流在他嘴里。刘小亮一看，连忙也凑过来，两个人便一递一口喝了起来。等孔淑贞走过去以后，李克明忽听得人们叽叽咕咕乱笑，低头一看，才发觉把水都洒完了。

王二狗边用袖子揩嘴，边打趣道：

“哎呀！我说克明啊！我看你是中邪了吧？”

李克明不由得红了脸，众人哄笑起来。

高占武和曹茂林走进了村子。

胖大嫂和她丈夫孔阴阳在路旁一棵大树下推碾子。

胖大嫂满头汗水忙着筛簸碾过的谷子；孔阴阳坐在那里，一边看书，一边用柳条吆赶牲口。

高占武：“嗨，孔阴阳，你这倒是随时不忘学习哇！”

曹茂林：“看什么哪？《玉匣记》还是《推背图》？”

孔阴阳：“闲书，嗨，闲书。”

胖大嫂：“占武，听说你们想把龙泉口的水引到村里来，是吗？要真能引来，可真要谢天谢地了。”

孔阴阳：“什么，要引龙泉口的水？这可使不得啊！这是股神水……”

高占武、曹茂林不由得大笑起来。

农业社的办公室里。

刘会计在忙着算账，高占武、曹茂林和老社长在谈论引龙泉口水的事。

老社长是个年近六十的老头。

老社长：“哎呀！你们瞎闹什么？这事不简单哪！去年冬天我们就请县水利局张技术员测量过，全长十五华里，得经过两架大山，三条深沟，得八万个工，十万块钱！”

刘会计：“十万块！？哎呀！老天爷，全村砸锅卖铁也凑不上这个数！”

高占武：“那么说永远也不修了？”

老社长：“唉，得慢慢想办法呀。说实话，你知道，我半夜半夜睡不着，想什么？我想水呀！”

高占武：“光想不行，咱们得动手呀！”

老社长：“唉，这说话容易，你们也测量过，这工程容易吗？先不说别的，这一里多长的石崖上怎么修渠？这水怎么过来？”

曹茂林：“用炸药炸，炸一条渠道！”

老社长：“不容易呀！”

曹茂林：“我看比打日本容易！”

高占武：“老社长，你当民兵的时候，拿着土枪、地

雷和装备有飞机大炮的日本鬼子打仗容易嗎？咱們还不是把他們打跑了！”

老社长哼了一声，低头不語，不住地抽着旱烟。

孔淑貞在村里街道上走着，不住地和路旁的人們点头、打招呼。快到农业社大門口的时候，迎头碰上了李克明。李克明兴冲冲地跑过来，热情地和她握手。

李克明：“淑貞，今天回来的嗎？祝賀你中学毕业！”

孔淑貞：“謝謝。应当祝賀你，比我早毕业一年，早参加了一年社会主义建設。”

李克明：“找不到合式的工作，只好呆在村里。你后半年考高中嗎？”

孔淑貞笑着搖了搖頭。

农业社办公室里。老社长低着头一袋接一袋地抽烟，其余的人也都不講話，屋里空气很沉悶。

孔淑貞推門进来，她向全屋扫了一眼，笑着說道：“你們好！啊，是开会嗎？”

老社长：“淑貞，你回来啦！中学毕业了！”

孔淑貞：“毕业了。”說着和屋里的人們握手問候。最后輪到了高占武，忽問道：“这位同志是哪儿来的？县上的？”

老社长：“你連他也不认识了！高占武，高忠爷爷的

孙子。前些时才从朝鲜前线复员回来。”

孔淑贞热情地和高占武握手，“啊！是占武哥呀！劳苦功高！”

老社长，“总算没给咱村丢人。在志愿军当过排长，得过功臣奖章。”

孔淑贞，“真的吗？”

高占武，“有那么回事。”

孔淑贞，“老社长，给我分配工作吧！从今天起我也是社员了。”

曹茂林，“你也回村里参加生产？”

孔淑贞，“是啊，参加生产，当农民。”

老社长，“那好啊，你想干什么？由你挑吧。”

刘会计，“算了吧，过些时找个好对象，还不就跟上到城里去了。”

孔淑贞，“在农村里就找不到好对象？”

刘会计，“嗨，看样子还想找农民哩。”

孔淑贞，“怎么？农民就不能作爱人？”

这时，李克明正在窗户外偷看，听了孔淑贞的话，若有所思，微微笑了笑，慢慢离开了窗前。

孔淑贞，“老社长，请你分配工作吧，只要是对建设社会主义有利，什么事我都干！”

老社长：“有这样决心就好啦，你先回去，工作問題咱們回头再商量。”

孔淑貞：“好。刘會計，我决不搶你的飯碗。再見！”說完格格地笑着走了。

老社长：“唉，真是个好姑娘！”

高占武：“大伯，还是談咱們的事吧！”

老社长不哼一声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胳膊肘支在桌上沉思着。

高占武：“我复員回来在乡党委轉关系的时候，碰上赵書記，赵書記很关心咱們村开渠引水的事，他說呀，建設社会主义得有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干劲；要敢大胆地想，大胆地干！像咱們呀！前怕狼后怕虎的，那什么也干不成。”

曹茂林：“你讓我們先試試行嗎？”

老社长：“試試倒可以，就是現在还抽不出多少人來，一方面是生产忙，另一方面是咱沒有人敢去干这險事。”

高占武：“組織志願队，有几个算几个，先干起来再說。”

老社长：“这是件大事，得先跟乡党委赵書記研究研究再說。”

高占武：“那好吧！”

乡党委會。

赵書記是个五十来岁的老人，穿着一身洗白了的藍布制服，粗手粗脚，額头上布满了皺紋。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民出身的干部。他望着老社长說道：

“我同意占武和茂林的意見，不妨先組織少数人先开个头，一年于一点，再有五年工夫那水也就能引到村子里来了！”說到这里他站起来，“工程的确是大了点……不是依靠你們一个农业社能担負得了的……要想改变农村的面貌，現在看起来靠一个小小的社是不行啊……怎么样，先讓他們試試吧？”

老社长：“不过話可得說在先，也只能抽給你們二十个人，以后可不能再提出要人，要不然家里的活就沒人干了。”

高占武：“只要讓我們去試試，二十个人也行！”

老社长：“好，就这样办吧！”

赵書記：“回去呀，再和群众商量商量。”

三

农业社院子里，挤滿了人，正在开社員大会。

老社长：“高占武同志他們提議要把龙泉口的水，引到村里来。这个想法很好，我們社委会同意讓他們去試試。可是人不能去的太多，頂多去二十个人，要完全自願。社务委员会和党支部决定派青年委員高占武同志当